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五回 大名士幕府參謀 真強盜海中結伴

卻說韓康伯等人，看見海中一朵黑雲，帶著哭聲，向東而去，正在疑惑，只聽得船上的東洋人說道：「這是一隻老鷹，來路甚遠，大約是美洲飛來的。」正在擬議，又聽得一片喧嚷道：「理籐索的五郎不見了。」原來五郎此時正爬在桅桿頂上理籐索，卻好被老鷹抓去，同伙的人，很替他傷感。一回船到長崎，三人上岸遊覽。一天到得東京，進了速成師範學校。康伯在這學校裡，別的倒也沒甚不便，只因不肯改裝，被東洋人喚他做豬尾客，心中愈加氣憤。好容易混過一年，卒業後，趕緊回到上海，這番卻認得維新不少，他便在新馬路昌壽里租了一間房子住下，想運動幾位有錢的同志，開個小學堂，只是認得的人雖多，都是窮光蛋一般，戴著維新帽子混錢度日的。康伯既沒有他們那種本領，又不肯隨處哄騙人，因此沒得一毫生發。看這上海的人情浮薄，官場的勢利難當，又覺不平已極。一天在寓中看報，忽然走進來兩位朋友，起立招呼，原來是吳自立、汪公民。當下坐定，自立道：「如今我們中國，有一個大問題，凡是國民均當注目的。康伯先生的視線，亮已直射到這上頭了。」康伯呆了一呆道：「吳同胞所說的，莫非是鐵路那件事麼？」自立道：「正是，外國人鐵路造到的方位，就是他勢力範圍所及，可恨我們中國官場，不知道這個訣竅，既借了他的錢，又與他以權，將來洋款既多，這路權怕不盡情被他們移去？粵漢那條路，美國人又來設法承攬了去，我想我們雖沒有權力爭回，卻可演說一番，喚醒當道，再運動粵人自辦，方能抵制一二。」康伯未及答應，公民道：「吳同胞說的話，實有道理，我們就約定日期，刊發傳單，在愚園演說便了。」康伯才插嘴道：「二位同胞，所言極是，日子定了，小弟必到。但是我的主意，還要寫幾封公信，分投政府阻止，才能有濟。」自立拍手道：「這話正合我意。韓同胞認得政府的人多，還要你運動才是。」康伯非常得意，三人議定主意，次日傳單發出，准於初三日在愚園開會演說。當天到的同志不少，那演說的話，倒還著實，不比那什麼革命流血一派影響之談。接連演說三天，大家興盡了，來的人也就少了，康伯這才作書條陳幾位政府裡大員。誰知自此一鬧，康伯的名譽大震，京城裡宣傳韓康伯是個大政治家，大外交家。方帥採取他這點名望，不由的肯出重金聘請，差人特函訪到通州。康伯還在上海沒有回去，差人沒處尋訪，只得折回覆命。方帥托幕中朋友打聽，誰知幕中的朋友，沒一位認得他，倒是一個伺候簽押房的家人，自稱認得韓師爺的老太爺。方帥大喜，就派他下通州去請，原來這家人和康伯的老人家做過同伙，並且交情極好，時常通信的，明知韓老太爺現在板浦做買賣，他既奉了這差，說不得下江南一行。到得板浦，找著韓老太爺，才知道韓師爺寓居上海，那家人倒也不憚遠行，趕到上海，果然遇著康伯。康伯閱甚感方玉帥知遇之隆，左右是在上海沒事，便同了這家人直到天津。方帥聽得韓康伯先生肯來，心中大喜，當即請人署中，備筵款待，談了些國家大事，自此韓康伯便在方帥幕中辦事。有一年多光景，方帥調任兩江，正因德國人交涉棘手，忽然又有日本人告到方翔、虞臣拐了一條輪船，不知去向，船身貨物，值一百五十萬銀子，要向兩江索賄。方帥沒了主意，只得和康伯商量，加意磋磨，賠了七十萬，才算了事，那方翔、虞臣便是賈希仙的朋友，東方黑、宮清蘭二人改名的。

原來仲亮和俠夫二人，在上海混了多時，果然與日本人合伙，開了個輪船局。那天駛出外洋，二人交付管駕的人，掉過船頭，向橫濱進發。賈希仙接著密報，早已收拾停當，趁著船到時，連夜上船，將羅盤針指定方向，望仙人島駛去。須知此島向來未經歐洲人探著過，那海道彎環紆曲，沒人會走，所以日本人追尋不到。希仙諸人既和仲亮、俠夫見面，各敘了些別後的事，便商量取島之法。大家沒得主意，躊躇了半天。

是日風浪甚大，船中機器壞了，靠在一個荒島邊停泊修理。到得晚上，希仙領著眾人，在船頂上觀看風雨表，察得水銀的度數，應該三日後方能息風，還有一場大雨。諸人談些科學，又試演槍炮一番。希仙因說道：「我在日本，好容易制就桶無煙火藥，又煉就綠氣炮，此物的毒處，不須細說，須急難時用之，一般血肉之軀，我也不忍置人慘死。」鄭開智道：「我們造這些毒物，都是在地窖裡制的，外間巡警兵時常進來探望，一天幾乎聞出氣味來，幸虧盧大哥那時吃醉了酒，又多吃了牛肉，不禁大吐一陣，一般穢氣把那火藥的氣沖散了，沒查得出。仲亮哥，你道險不險？」仲亮道：「說起險來，我們輪船放出口後，忽然遇著日本的巡洋艦，兩個日本兵，跳上船來盤問道：『你們既是到新加坡貿易的，為何開向這邊走？』我正沒得話說，幸虧俠夫力大，一拳一腳，把他倆踢在海裡，加足了電氣，開足快輪，那巡洋艦豈肯干休，後面追上來，炮聲隆隆不止，一炮只差幾密率，幾乎打著船尾。我們船是用電氣運動的，比煤氣來得快，所以他們迫不上，逃出性命，此次機器損壞，就因那回受傷所致。」說罷，互相慶慰。俠夫道：「我們都是九死一生，生在這個世界，苦頭也吃得夠了。今日好不容易大家聚會，料想前途都能但然。值此海風怒號，朗月皎潔，不可無酒，遣此良宵。」希仙道：「正是，很該吃杯團圓酒。」當下便喚廚子預備上等蕃菜，開了多瓶白蘭地，又是瓶香檳酒，擺在船頭上，開懷暢飲。那海風呼呼的吹來，眾人喝得高興，取出鐵笛吹弄，又有幾人狂歌起來，這一團豪氣，直嚇得魚龍都睡不穩了。只見波心裡金光亂迸，一陣陣跳躍，彷彿是條大魚。此時俠夫興致百倍，就要去取這尾魚來下酒，船上原有魚網魚叉，一時大家動手，俠夫撒下網去，可巧這魚投入裡面，俠夫舉網一拎，恰有二三百斤的重，要是別人也拎不起，俠夫力大，把來輕輕一拎，提上船頭，大家舉眼看時，原來是條鯉魚，吩咐廚房燴了，做菜下酒。

此時已有二更時分，見那荒島石筍砢岩，像是一個個人頭簇立，海風平了許多，眾人舉箸嘗那鯉魚，果然味美可口。力夫回頭見小港裡划出兩三隻小船，襯著月光，分外看得清切，船裡並沒燈光，只有唱歌的聲音，和著鼙聲咿啞而至。細聽他唱，眾人聽了一回，俱各詫異，因他唱的詞句，都是豪放不羈。力夫暗道：這歌聲不善，定是強人，招呼大家用心防備。當時三三人，一齊舉刀劍在手，有的還拿管六門洋槍，準備廝殺。一會兒那小船越聚的多，也有百號光景，東馳西突，忽然呼哨一聲，把輪船團團圍住。希仙忙叫人把電燈熄了，把機器鍋爐整理妥當，準備開輪，卻不叫就開。就見那小船上人一個鐵鉤，搭上輪船，縱身便上。希仙眾人掣出刀劍，那班強人也都帶著腰刀，短衣窄褲，赤著一雙腳，舞著那口刀，上下翻飛，滴水不漏。希仙看看他們本事高強，著實可愛，有心收服他們，因此不用手槍打去。兩下鏖戰一回，希仙跳出圈子喝聲道：「且住，我聽你們，都是中國人口音，都是同鄉，有話盡可商量，何必動武？若要取你們性命，也很容易，我船中槍炮具備，一陣亂打，你們吃得住麼？只是我愛你們武藝高強，有心約為同志，去幹事業。」那班人毫沒聽見，只顧亂打。希仙手起一槍，把一個強人打死，眾強人慌了，齊呼道：「洋槍利害，走罷。」希仙眾人喊道：「慢走！且聽我說話。」強人方才聽見。停了腳步道：「有何話說？」希仙把上文再述一遍，又道：「我們要去仙人島開殖民地，若承諸君不棄，結伴同去如何？」那為頭的強人，一口長髯，頭上打著英雄髻，穿件黑呢短襖，黑呢箭褲，聲如洪鐘的答道：「你們到底是那一方人，坐了輪船，停在這荒島邊則甚？」希仙把籍貫來歷說個備細，然後眾人一齊放下兵器，鞠躬見禮道：「原來是我們一路人，錯認了。唐突唐突，多多得罪。」希仙眾人還禮不迭，也問道：「足下尊姓高名，如何在荒島裡幹這樣營生？」那長髯道：「在下姓李名虬，表字慕髯，本貫山東登州府，向在海邊上捕魚為業。只因官府抽稅利害，沒得飯吃才幹這營生。」

看官你道這李虬一干人，如何聚義起來，待我補敘一番。原來李慕髯，本是登州府蓬萊縣蜃樓村人氏，自幼讀書，應過三次舉業不利，他讀到唐代叢書《虬髯客傳》很慕其人，因自號慕髯。沒有田地可耕，只得打魚為生，利息倒也不少，因此結交下許多豪傑，同在一處打魚。慕髯有個老母，極能盡孝，打了魚回去，揀好的奉母，然後出去發賣。真是光陰易過，慕髯這年已交四歲了，便留了下部長髯，襯著張紫膛色的面皮，果然虬髯公復世。留髯那天，恰好是自己生日，蜃樓村三家豪傑，湊齊分子，辦了無數酒肴，和慕髯祝壽。滿滿的擠了一屋子的人，大家商議道：「李大哥住的房子小，我們人多不便，門前兩棵大槐樹下，倒好擺三四桌酒，我們何不移坐那裡，倒暢快得許多。」慕髯答道：「有理。」眾人大喜，一齊幫忙，替他抬桌子，拽板凳，團團在槐蔭下坐定。原來慕髯的宅門前，一片空場，除兩棵槐樹外，還有一架豆棚，長的豆苗極盛。這時初秋天氣，清陰一片，攜著野花香

氣，令人心曠神怡。□四位豪傑，排定坐次，開壇暢飲。酒過數巡，慕髯歎道：「小弟悠悠忽忽，度了四□年，一事無成，今日生日，倒勞眾位費事，慚愧慚愧！」□三豪傑內有一位陸揚夫道：「大哥這是什麼話，我們縱然有通天的本領，碰不著機會，也是徒然。你想目今的官，豈是我們可以做得的，我們當個漁戶，就是事業，大哥何必發這般感慨？難得幾家同志，聚在一處，真是天下至快的事，要不及時行樂，將來遇著困苦時候，追思起來，不要後悔。」慕髯道：「賢弟所言極是，我原不想做官，只求一塊乾淨土，創些事業，轟轟烈烈做他一回，亦就心滿意足了。」當時諸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談天飲酒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方才席散回家。誰知這一聚卻聚出禍事來了。

原來蜃樓村戶口不多，離縣城也遠，官府不來過問，近年打漁的人，來得多了，漸漸熱鬧，縣裡稟了上去，求上頭派員管理。上司奏明了，添設巡檢一員，駐在鎮上，辦理民事。自從這巡檢伍太爺到任之後，差役地保時常騷擾鄉民，弄得雞犬不寧，兒啼婦哭。伍巡檢青衣小帽不時親自出來察訪，誰家有錢，好打他一槓子。可巧這日見□四家豪傑，在那裡吃酒談心，那一碗一碗的菜，一壇一壇的酒，真正吃之不盡，喝之不竭。伍太爺暗道：他們這般快樂，定然是個有家，敲他幾文，決不妨事。當下叫過從人，打聽究竟是些什麼人？一回兒從人回道：「他們也是漁戶。」伍太爺想道：漁戶有這般家業，足見利息無窮，可惜我為衣冠拘束，不然，也來當個漁戶，強似在衙門裡挨餓，還要受妻子的埋怨。雖然如此，我此次總要想條計策，分他的肥，才能平得下這口氣。正是：

桃源雖有漁家樂，蓬戶難逃虎吏誅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